

# 深情密码

*Silence*

徐誉庭 杜政哲 著

卢慧心 改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深情密碼

Silence.

2008年12月18日  
10:00 AM

2008年12月18日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深情密码 / 徐誉庭, 杜政哲著; 卢慧心改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201-05539-8

I. 深… II. ①徐…②杜…③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173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 - 2007 - 127

本著作简体字版由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可米瑞智国际艺能有限公司通过榕树下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授权天津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印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mailto: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字数: 108 千字 印数: 1-25,000

定 价: 20.00 元



##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周渝民（仔仔）

大家好，我是仔仔。这次参与《深情密码》的拍摄，对我来说也是另一次挑战，不只是因为诠释的角色“戚伟易”比我以往饰演的角色更成熟，而且整个工作团队来自四面八方，拍摄的场景也横跨两地，可说是更加艰辛。然而，因为有你们大家的支持，这些辛劳也都有了意义。

戚伟易虽然是个天之骄子，看似什么都不缺乏，但在他心中渴望着能有人给他真正温暖的关爱，不管

# 深情密码

Silence

是来自于父母的，还是来自于爱情的。很幸运的，他遇到了深深。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并且好好地把握住生命里每一刻精彩的时光，就像戚伟易一样，找到他自己此生的最爱。

《深情密码》是许多人努力的成果，也是戚伟易与赵深深的爱情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



## 学会珍惜真正的爱

赖雅妍

《深情密码》是一部由很多很多人一同努力完成的作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频率，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譬如发起的、想故事的、写剧本的、投资的、导戏的、演戏的、剪接的、骂演戏的、发通告的、做道具的、梳妆的、开车的、搬轨道的、来回在画面中间三三两两的同学和群众演员……而现

# 深情密码

Silence

在要感谢这位写书的人，将我们从前期制作到后期总共历时一年多的画面变成了文字。

为什么要看？不只是因为帅气的仔仔，也不能说是因为它是一部花了大笔制作费的好戏，也不全是因为它由中国港台地区及韩国的演员合作甚至还到了青岛取景。《深情密码》是一部好的原创电视剧，一个你会被触动的好故事，有很多看了会让你落泪的桥段，也有可爱俏皮的戏码，更有很多经典到不行的名句让你感动。身为《深情密码》的演员之一，在戏中，我就已经深深地被感动了……

“晓光”，一个让我很难忘掉的名字，因为它念起来就会让人微笑的样子，也因为她人如其名，就像破晓的阳光。因为《深情密码》，晓光学会了更勇敢坚强，而真正的爱是微笑着看到心爱的人活得愉快。拍完了戏，我也成熟了一点，对生活的细节变得更有感觉，希望看完了书或戏，每一个人能够学会更珍惜生活，在心中能更有爱。



# Chapter 01

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孩……









就这样，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又回到台北。

走出机场，站在初夏的晴空下，我突然有种错觉，在伦敦度过的这几年，那些多雨潮湿的天气好像都不曾存在过，我又成了当年那个被父母带上飞机的十二岁男孩，腿上的伤还没好，连石膏都还没拿掉。那天我没有作任何抗议，甚至没有拒绝他们的安排，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不在乎这里了，我对自己说，我只是从一个没有朋友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没有朋友的地方而已。

就算还有一个未结束的承诺，还有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孩……

多年来刻意遗忘的那些画面，为什么会在此时突然回到脑海中？

六月的阳光洒在枝头，锐利地反射在我眼里。天际没有

云朵，回忆里仿佛也有片这样的天空——在草原上，我和那个不爱说话的女孩并肩走着，迎向暖风……

远处突然走来一个长发披肩的身影，我的心陡然一震。眼前仍然是机场外的车道，然而那个逆光走来的身影逐渐清晰，我强忍着开口叫住她的冲动，只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伟易！”那个身影突然快步跑进我的视线，乌黑的长发向后一甩，露出灿烂的笑容。十多年前的幻觉骤然烟消云散，站在眼前的不是别人，而是特地来接我的晓光。

晓光一定也看出了我的迟疑，她笑着搂住我的肩膀：“你怎么了？认不出我啦？”

我无能为力地笑着。怎么了，我竟想在晓光身上认出一个来自过去的女孩。

原本说好让司机来接我的，但晓光抢着要来，就连回市区的路上，她也不肯放开方向盘。只见她开着车，嘴里叽叽喳喳叨念着台北的变化、朋友的近况，最神奇的则是我妈的消息。看来，在我还没回国的这段期间，晓光和妈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我不得不向她投去崇拜的眼神。

我和晓光在伦敦认识、交往。



我们完成学业后，她立刻回台北，替一份金融杂志当记者，我却想留在伦敦工作，直到我爸——

“伟易，你爸爸今晚请我们吃饭，替你接风，也顺便庆祝你这个易洋企业的新任总经理走马上任！”晓光心情好极了，兴高采烈得像个小孩，不时转过头来说话，我不得不提醒她看好路况，晓光才嘟起嘴巴不情不愿地转过头去。

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却故意拿出公文包里的文件开始读了起来。这些全是秘书事前从台北传真给我的数据，包括公司上下两季的盈亏报表和人事管理数据。

“戚伟易，你真的好小气！”晓光猛踩着油门，愤愤地叨念着。

“拖了这么久才回来，回来以后又这么严肃。原本以为你一下飞机看到我就会很高兴的，没想到你这么冷淡！”晓光一甩长发，在我耳边喊着，“喂，你再这样，我米晓光就不要你啰！”

虽然想笑，我还是故意一脸听而不闻的样子。从机场到公司的路上，晓光不满的目光只差没把挡风玻璃烧出一个洞来，直到车子在易洋大楼前的停车场停稳之后，看着晓光气呼呼的脸蛋，我才终于笑了出来。

“笑？亏你还有脸笑，从伦敦回来，一句亲热的话也没

有。”晓光扁着嘴巴，把我手上的文件抢了过去，做出要把文件大卸八块的样子，“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只有这些数字！看我把这些东西撕烂！”

我从西装口袋里掏出领带，系在颈上：“撕吧，我都读完了。”

晓光气呼呼地放下文件，想把魔爪伸到我脸上来：“我不撕文件了，我想捏死你！”

“别气了。”我好笑地掏出一个小绒盒，“这个给你赔罪。”

晓光一愣：“这是什么？”

“你自己看吧，我去公司上班了。”我收起文件，正想推开车门，却瞥见晓光仍然一动也不动地握着那个打开的小绒盒发呆。

绒盒里是一枚单钻戒指，虽然很小，但设计得十分别致，我在转机时临时起意买的。

没想到，晓光的长睫毛上竟沾着泪珠。

“怎么了？”没看过这样的晓光，我有些不解地搂住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难道刚刚那样冷淡她，真的惹她生气了？

“为什么送我这个？我不要不明不白的戒指。”晓光哑着



嗓子，声音带点哽咽，“想求婚的话，除了戒指，最起码还要问我一声愿不愿意！”晓光说着，努力收起眼泪，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求婚？”我一愣。

晓光捧着钻戒，认真地点着头。

我叹了口气：“OK！Why not？”

晓光破涕为笑，伸出手来，示意我为她戴上戒指。

——订婚。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仓促的决策，从停车场到公司大门口这段距离，就够我反省的了。

事实上，我并不后悔和晓光订下婚约，甚至，我也相信，自己再也找不到像晓光这样善解人意，又能和我父母相处愉快的漂亮女子了。

如果还有什么让我犹豫，可能就只剩下那件事了。

毕竟，我一直还把那个承诺放在心底，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等着和那个女孩重逢的日子。就算遇到再不如意的情况，我都尽力解决，因为我时常提醒自己，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十三年的经历都说给她听。

现在，又加上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和晓光订婚的经过。

不知道对她来说，这样的订婚方式算不算成功？或者她

会觉得很矬也说不定，毕竟在十五分钟前，我可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就订了婚。

何况，接下来还有许多计划、许多堆积如山的工作等着我，这些她不知道有没有耐性听完，不过我还是习惯在心底向她一一报告，似乎成了一种“恶习”。

有时我也会怀疑自己，难道这些年来，我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与她重逢，才勉强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和她的相见，是否也将会成为这十三年的终点？

终点之后，还会有些什么呢？

我心不在焉地走向公司正门，只见“易洋企业”几个烫金大字擦得晶亮，仿佛正以自己的存在昭告天下。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推开冰冷的玻璃大门时，脚下却似乎踏上了什么东西。

我一低头，就看到一个女孩愤愤地拉扯着一张踏在我脚下的识别证，我抬起脚，让她顺利抽走那张卡片。

只见她一脸倔犟，也没道谢，反而直盯着我，似乎认为我应该道歉。

瞥见公司大厅内正准备前来欢迎我的几位主管，我没耐心和她讨论礼貌问题，于是我丢下了她，就这样昂着头



大步离开。

大门刚在我身后关上，公司几个元老级的主管已经拥上前来，就算她还有什么怨言也来不及了。

很快地，我已经被一群年过五十却还热衷逢迎的高级主管团团围住，他们开口闭口都是“总经理”三个字。我暗暗叹了口气，没想到我大老远回到台北，等着我的还是这一套。

这世界依然如此吵闹。

有意无意地，我回头望去，那个捡起识别证的女孩有一头披肩的长发，隔着大扇的落地窗，我看着她随手握起发丝，扎成一束，这一连串的动作流畅而俏皮，依稀在我脑海中唤起了什么。

“总经理，电梯到了，请！”几个商场上的老狐狸都殷勤地簇拥上来，这些人大多怀着观望的态度，奉承的笑容后都藏着一点试探的味道，无非是想摸清我的斤两。

我笃定地露出微笑，心里却明白，今后的日子好不好过，就看今天的下马威成不成功了。

电梯门关上之前，那倔犟女孩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玻璃窗外，触发回忆的那一点线索，也就这样飘然散去。

我无心任由身边的几位主管谈笑应酬，注意力却放在



很遥远的过往。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讨厌这些七嘴八舌嘘寒问暖的大人，我总是能逃就逃，逃不了，我宁愿戴上耳机，专心听我的音乐。

当时，只有游泳的时候我是安心、宁静的，仿佛潜入无底的海中，四下里安静无声。这种短暂的逃避，却因为我的脚伤而被我爸禁止了，然而我也因此才找到一份永远属于自己的宁静。

那是一段很短的回忆，跟过去的那个女孩有关。

从此以后，我心中永远有一片寂静的草原，供我随时来去……

踏入会议室，迎面而来的是一片掌声，每个人都张开嘴冲着我笑。若是关掉听觉，只看着他们所有的动作，就像在看一场滑稽可笑的表演，然而眼前的各级主管们却兴高采烈地拼命担任丑角，笑着、叫着。

许多手伸到我眼前，热烈的程度令我不禁在心里冷笑。仿佛他们来上班就是等着要和我握手似的，对这荒谬的表演，我觉得好疲倦。

“嘿，你知道吗？在我回台北的第一天，我就订了婚，接着，还参加了一场小丑表演。”

无声地想到这里，我笑了，而且笑得很开心。